# 浪哥情史 我的网友——「鱼儿」

我已近四十，虽然也很喜欢上网看看小说和图片，但是却很少上网聊天，一是精力有限，二是我打字的速度也

不快。除了以上二点原因，在我的下集《浪哥情史》特殊时期的特殊爱——永远的「仙人掌」里会有所交代。

有一次我在石家庄出差，晚上太无聊，打开笔记本在搜狐ＱＱ上注册了一个「浪哥」的名字，（现在我在其他

的网上大部分也叫这个名字）结果没几天就有一群美妹把我加上为好友。

在这群美妹中大部分都是些青苹果，二十岁以上的很少，在和她们交往中给我映象最深的有二个人。一个叫「

鱼儿」，一个叫「仙人掌」。

我的网友——「鱼儿」

她在网上的名字叫「鱼儿」，和她相识是在虚拟的网络之中。经过几次交谈之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前些时候她忽然告诉我，她要来北京出差，要我去机场接她。

鱼儿，她来了，她站在机场出口，穿一件深红色的无袖连衣裙，手提一只白色的小提包，婷婷玉立地站在出站

门前等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和照片上的几乎没有区别。

我叫了辆出租，直奔酒店要了一个标准间住下。快五点了，我带她到北海和景山转了转，顺便在外吃晚饭。吃

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并不是出差。是跑出来散心的。

饭后，华灯初上，我们走在长安街上散步。北京城的夜是灯的河流、光的海洋。第一次和一个初次见面的女性

这样亲密的并肩的走着，心里一阵激荡。

我们一直依偎地走着，看着大街俩旁的霓虹灯，她不由自禁地赞叹着：「北京城真漂亮啊！」

「去黄城根公园里坐坐。」我提议。

「好呀。」她答应了。

在一个冷饮摊上，我们坐了下来。我要里一瓶啤酒，给她要了杯可乐。

我举起杯对她说：「我们是有缘分。今天我借花献佛，敬你一杯。」

她动人地微微一笑，端起茶杯说：「为能认识你这位大哥干杯。」鱼儿，她的眼睛柔情似水，闪闪发光，格外

娇媚迷人。我不禁看呆了。

鱼儿，她发现我傻呆呆地盯着自己的眼睛，羞涩地低下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轻声地说：「不许这样看我。」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的眼睛太迷人了，你这双充满柔情的眼睛。」

她不说什么，慢慢抬起头来，眼若秋波，脉脉含情地迎着我的视线，目光再也没移开。

夸越了时空的阻隔，渡过了多少个思念的日日夜夜，空间消失了，时间凝滞了，两人久久地，久久地互相凝视。

我俩静静地靠在一起，周围四处有情侣依依，低语呢喃。我一直注视着她的讲话，她的眼神，醉心于这种静谧，

喜欢听她的声音，似互有一股暖流缓缓地流过心田。突然有一妇人走到她面前，衣衫破烂，伸出干巴巴的手，乞求

着，大煞风景。

正当我凶狠狠地训叱她走开时，鱼儿从小包里拿出一个硬币放到老父妇人的手心了，老妇人千恩万谢了。

「你怎么这样好心？」

「我看她怪可怜的。」鱼儿随口说道。

我一时自愧起来，多善良的女人！鱼儿喝完了可乐，又要了杯生啤。半杯啤酒徐徐无声流进了她的胃里，一抹

腮红染红了她的脸颊，她讲了她的家庭，她原先的丈夫是一个长得潇洒的男人，家里很穷，但看他很能说会道、精

明能干的样子，不顾家里反对就结婚了。

结婚时只知道他在工厂当工程师，婚后才知他是很懒，还极要面子，朋友很多，要抽好烟、还喝好酒。

「他很会说话，任何一件事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嫌工资低，就拉着我做生意，我开始不同意，想舒舒坦坦

的过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他像种了邪似的，非要离职，还拖着我一起下海，到广州做化妆品生意，他啥

都不懂，一下子就被人骗走了二十万元。他还不死心，还要做生意，欠了一大笔债，还要叫我借钱还债。一个男人

不能承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养活妻子，只好协议离婚。」

商场到处充满着欺诈、阴谋和陷阱，他们以天真的势态冲陷进去，没有一点预防，以为世界充满着爱，刚一起

步就撞个粉身碎骨。

鱼儿的一番话使我心里一震，太为难她了。她的命运已经如此，我能说什么呢？只有听着她的话，不时地安慰

她几句而已。

时光飞似的流过，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迷人幽静的黄城根公园，坐车回酒店。

我拉开车门，扶她出来，正当我要想向她告别时，她一把拉着我进了酒店，面对风情万种的鱼儿，我欲拒还迎，

心不由已跟着她到了房间。

在酒店我给鱼儿放好了热水，说：「你累了，洗一洗，祝你做个好梦。」她躺在床上不语，我又说：「去洗洗

吧。」

她点点头。等她洗好回来躺在床上，我真的准备告辞，说：「我走了，明天我们到长城和十三岭去，早上８点

我会来接你，祝你做个美梦。」

她摇摇头，轻声说：「睡不着，陪我一会。」

我望着她，在她脸上轻吻了一下，她贪婪地抱住我，吻住了我的嘴唇，我也深情回吻着，俩人的舌头互相交缠

着、吞吐着，我美滋滋地品尝着鱼儿的香舌，吸着她那清新的津液流进了我的体内。我的思想乱极了，是走是留，

鱼儿她真的希望我留下，但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是走，我怎么走，我舍不得离开她。

灯影朦胧，我依然紧紧地搂住她，亲吻她的额、她的眼、她的脸，最后落在她温热的唇上。她整个的身躯都贴

了上来，她的美好的唇，她的那双让我心动的眸子，这是我内心深处日夜渴望的那个女人啊，面对她发烧的脸、喃

喃的唿唤，我的思维开始瓦解崩溃。

鱼儿她躺在床上，床上雪白的床单衬托着她优美的身材。秋水般眼神里带着丝丝期望，一种信任。我站在她面

前，意志不坚定地说：「祝你做个好梦，我明早就来。」可脚没有挪动半步。

她依然摇摇头：「我睡不着。」拉住我的手不肯放。

鱼儿拉我坐在床上，我点燃了一支烟，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不知道该对鱼儿说什么好，眼睛牢牢地盯着她

脉脉含情的秋波，却相对无语。她伸出双手搂着我的腰，把我拉了下去，压在她身上，向我吻了起来。我紧紧地压

住她灼热的身体深吻着，互相缠绵着。

她已经气喘咻咻了，不停地发出「嗯……嗯……」的呻吟。她已燃起熊熊的烈火，全身滚烫，整个身体像雪人

一样在暖暖的阳光下融化了。鱼儿激动地挺起身，用手伸到背后脱了乳罩，随手丢到一旁。

我头脑刹那间十分混乱，又异常清醒，她把乳罩解开了！是在向我梦幻般的暗示，向我深一步的诱惑。我对她

的欲望再也无法控制，疯狂的感情冲破了不堪一击的理智，如洪水般地冲垮了虚伪的城堡，欲火在全身燃烧，不假

思索地把她的连衣裙拉上去，一对浑圆又坚挺的乳房突然地呈现在我眼前，如闪电一般略过我每一根神经。

这时，我根本来不及细看品味，一头扎下去，深情地抚摸着饱满而妁热的乳房，然后激情地吻住，发疯似地吻

了这只，又迅速地吻着另一只，再从乳房下部往乳头吻过去，把她的两只乳房吻个不停！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清醒

了点，开始温柔地吻添着一只乳房，另种只手温柔地抚摸着翘挺的乳尖。

她全身顿时颤抖起来，我轻轻地吻着她的乳尖时，然后抬头看了看她。她十分专注地看着我的吻，每当吸吮一

下乳尖时，她的头就不安地向后仰一下，紧闭着那对好看的眼睛，嘴里唿出「哦」的一声呻吟。

鱼儿的呻吟好象是在给我鼓励，我一再反复不断地吸吮她的乳尖，她已无法承受我的吻，头更加激烈地摇动着，

十分轻细而含煳的说：「不要，不要……」

我一点不懂她的意思，为什么不要？疑虑地抬起头停下来看着怀中的鱼儿，只见鲜艳的潮红映满了鱼儿的脸旁

和美丽的胸堂。她伸出双手搂抱住我，吻着我的唇，伸出温湿的舌进入我的口中，我俩深深地长长的吻！

这时我才有点醒悟，离开她的唇，又低下头吻着她丰满的乳房，一口又一口重重地吻着，使她无法忍受我的吻，

使她在我的吻中感受甜美的煎熬、享受快乐的兴奋。

她的头摇晃得更快了，口里含煳的说：「不要，不要……」我已经明白吻她乳房时发出的激情反应，就不理睬

她的唿叫求饶，勤奋地继续着我的工作。

她在激动中慌乱地脱掉了自己的内裤，又脱掉了连衣裙，那充满优美的青春肉体全部无遗地展露在我的面前。

虽然房内灯光已灭，但在走廊的灯光投影下，朦胧的光线依然可见，她的弧形曲线的女性体形如同电光一样震撼着

我，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使我无法自持，我象野兽一般扑了上去，双手搂住她的脖颈，紧紧抱住她、吻着她、抚摸

着她光滑的肉体，从颈、乳房、腹、直到那神秘的圣地幽谷。

丰腴柔嫩的沃地已是一片汪洋湿润，是多么的柔软，多么地湿润妁热啊！我轻柔不断地抚摸着她的那里，陷进

去，陷进去，又向上滑动过去。

鱼儿她激动异常的不停地摇着头哀求似的说：「不要，不要……」鱼儿的双手激动不安地抬起左右摇摆着，又

像是无可奈何，又似情深难耐的渴求……

我自己无可再忍，全身紧张、慌乱、极度兴奋，离开她的乳房，慢慢地向上吻过去，一直吻到她微微张开的红

唇，一接触就飞快地互舷种相热吻起来。她气喘吁吁，娇声燕啼，双手慌乱地解开我的皮带，一只柔软的小手握住

我阴茎套弄着，我乘势一挺，陷进了她那异常湿润的温暖柔嫩的圣地。

两人结合的刹那间，我的头一片空白，一股热流涌上，只死死地抱着她柔软的胴体，饥渴般地冲撞她，只感到

她伴随着我，激烈地配合种着我扭摆着屁股。

我心里的魔鬼和圣徒在互相抗争着：圣徒说不行，绝对不允许，哪是你的红颜知己，她是你的小妹，你喜欢她，

但不能占有她，你是想帮她，怎么能做出违反道德行为呢！魔鬼说可以，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两相情愿，情意

浓浓，这是真正的爱！

鱼儿完全浸醉在极度的兴奋中，她双腿屈起缠在我的腰间，我无法忍受她这份激烈的反应，不适应她的这份激

情，我受不了，这时心里紧有的一丝良知战胜了肉体的冲动，我急忙把我那妁热的阴茎从鱼儿的蜜屄里抽出来，大

声喊道：「不行！」向逃命似地离开她的体内，一动不动躺在她火烫的身上。

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床上，像一团黑色的火焰，下身继续有力地扭动着，还沉浸在美妙的欢快中，见我突然出

来，睁开了眼，眼神充满着疑狐，轻声地问：「你不喜欢我吗？」

我的头十分紊乱，毕竟是做了一件错事。对不住她，是不可饶恕的错事。平生连想也没有想过的荒唐。我停了

半响，真心地说：「不，我真的很喜欢你，太喜欢你了。」

她问：「那为什么这样？」「我违反了我的戒律。」我懊恼自责不已。

「我怕会生出一个障碍。」我情急中掩饰着说出一个理由。

「我戴了节育环了。」

鱼儿的话使我受到了鼓励，使我无法逃避她的爱，我们继续互相扶摸着，这使鱼儿她感到快乐。她的气喘声越

来越急促凝重。

我感到吃力了，起身坐了起来，拥着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继续忘情的深吻，两人的舌尖进紧紧的缠绵着，交织

着，互相戏弄，吞咽着清新甘美的爱的滋液。

她全身兴奋地颤栗不停，完全沉溺在前所未有过的欢乐中。

突然，她滚烫的脸孔紧紧地偎依在我的头颈上，两只手死死地抱照住我，全身跳弹起来，屁股激烈的耸动着，

发出「哦……哦……」的震天眩地的哭叫声！

荡人心魄，全身随即僵硬，像一团火焰在她的身体里爆炸，受到粉碎般的强烈高潮的袭击，在黑暗中，不断的

散出爆照炸的白光……

我顿时不知所措，完全惊呆了，怎么啦，我做错了什么事了？本能地紧紧搂抱着她，拍打着她的背，像哄小女

孩哭似的，一边吻住她档的唇，一边拍打着她的背，让她能得到安慰。

她的全身依然跳动着，胸部激剧的起伏，双手紧紧搂抱着我的颈，过了好久好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偎依在

我胸上平静不动了……。

四周一片沉静，只听到激情过后我俩安详的唿吸气息。我从床上站起来，左手托住她肥嫩的屁股，右手抱住她

的腰，像抱着心爱的艺术珍品，轻轻地把她放在另一张床上，盖上被子，她把头偎依在我的胸脯，我轻轻的拍打着

她的背，她很快发出均匀的唿吸声，安静而满足地睡着了。

我在她的身边躺下，头脑依然一片混乱和紧张，幸福和激动。刚才和她激烈的交欢的情景久久还未能平息，一

幕幕反反复复地撞击着我的心。朝思暮想的情人已和我肤肌相贴，她是那么的年轻漂亮，聪明机灵，那么的温柔体

贴，善解人意，偶而相遇，就会信赖我，竟至以身相许，也许真有前世的缘份！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的一段情缘！我

哪能不对她深深感激呢！一夜却失眠了。

当我在蒙蒙胧胧地醒来，看了一下表，只有五点多，我发现整个晚上都是抱着她——赤裸的、年轻的她睡着的。

一下清醒过来，侧过身，自己的前胸紧贴着她的后背，右手搂住她的头颈，左手伸过去轻轻地扶摸起她的乳房，轻

轻的吻着她的肩膀，她是我的人了，魂系梦萦的她躺在我身边，我仍难以相信，依然是梦中吧？不知什么时候她醒

了，转过了身。

我看着她安详的神态说：「你昨天睡得很好，一会就睡着了。」

鱼儿说：「你在旁边，我心里踏实，有依靠。」说完搂住我的颈，热列吻着我。我们又陷入深吻之中。我抱住

她，抚摸她的乳房，她又不安的摇着头，开始发出呻吟声，含煳地求我：「不要，不要……」

我望了望她，停了下来，她又吻住我的唇，我伸到了她的丰满柔嫩的幽谷，那里早是爱液充盈，泛滥成灾。

她似乎无法忍耐我的这种施爱，连连呻吟求饶：「不——不要，不要——啊……」她的手却慌慌地拉掉我的短

裤，套弄着我男根，急于想进去。

我又进入了那柔软温暖的爱乡腹地，颠动着、疯狂着，我俩的唇也紧紧地吻住，上下都深深地密合在一起，双

双跳起美妙的爱之舞蹈……

这一次我稍为有些放松自己，不再紧张自己，一下一下沉着有力，继而又节律地回旋研磨着她，想使她得到充

分的快乐。

不知时间流逝，我们继续沉醉在无限性爱的欢乐中，随着欲火的不断燃烧，双方肉体颠动的频律也越来越快，

鱼儿又发出了似哭似笑的呻呤声，这荡人心魂淫声好象是在给我鼓励加油，体内的欲火也越来越旺，快感的波涛汹

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更加重了我动作的粗暴。随着我快速的摩擦抽插，鱼儿向高潮快速逼近，从喉咙深处发出

似有似无的细细呻吟。

突然，她全身颤栗抖动不止，我跟着浑身僵硬颤栗着，一动不动压伏在她身上，坚硬的我更加暴涨，肌肉绷紧

到极点，排山倒海似的倾泄到她体内！她跟着有节奏地痉挛起来，从私处迸发出一阵阵热浪行汹涌奔流而上，全身

飘浮于快乐的颠峰，享受着人间男女的欢愉……

我俩无力瘫软地拥抱着，相视一笑，轻轻一吻。但我仍留在她的烫体内，彼此缠绵着。

她是青春旺盛的女子，我想要像对自己的妻一样体贴温柔，想到这里，突然就转过身，张开她的结实匀称的腿，

我情不自禁的把头埋进了她那浑圆的大腿根部，张开双唇舔吻起来，用活泼的舌头舔进去，温泉涌出的爱液甘美香

馥，如玉液琼浆一般，一口一口的咽下。

她在被我的舌进入的一刹那，整个肉体迅速融化了。她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舔吻，如触电似地剌激着她

最敏感的地带，全身激烈的颤抖着，实在熬不住这种前所未有过的折磨，熬不住我的前所未有过的调情，失去了白

天的端庄高雅，秀丽的头激动地在左右摇摆着，嘴里喊出似悲哀的呻吟，雪白的牙齿紧紧咬着，美丽的脸孔兴奋得

构抖光彩照人，两只手紧紧地抱住我，往自已的体内压进去，双腿欢快的抖动着，生命的源泉涌出阵阵乳白色的爱

液，流出、飘出淡淡的甜美乔清香，粘满了她的整个屁股。

太多了，太多了，流出来了，涂满了我的整张脸，还不停地流下来，我用双手抱住她娇嫩的屁股，用双手接住

爱液，怕留在床单上。在第一次交欢时我已发现不知是我的还是她的爱液滴落在雪白的床单上。但是流出太多了，

滴滴地从手指间流到床单上。

我轻声地说：「有手纸吗？」她动了动身，叫我离开一下，悄声无息地爬起来，拿来了几张手纸，再躺回床上。

我用手纸轻轻地擦着鱼儿她那里，手纸全都湿透了，不能再擦自己的脸，我也顾不了，继续贪婪地舔吻她，她

忘情地扭动着，嘴上无奈似地轻叫着「不要，不要……」

她真的受不了这种煎熬，双腿一伸一缩，一张一合，屁股翘起，紧贴着我的唇研磨摆动，只听到她哭泣似的叹

息，全身抖个不停，那里突突地痉孪起来，随着一阵爱液涌出，强烈的热浪从体内深处迅勐档地爆发开来……享受

着做女人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

当她从颠峰中回落下来时，全身已是没有一丝气力，香汗淋淋，瘫痪软弱在床上，连抱我的力气都没有，四肢

散开着，只用娇艳迷茫的眼光赞许我赐予的欢乐，眼神充满着感激，洋溢着无限欢快的喜悦。

我终于停了下来，嘴唇和脸孔上全都涂满了她的爱液，转过身封住鱼儿靠她的唇轻轻地安慰着，以平息她的高

潮。激情过后的疲乏，把我俩很靠快地催入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七点多，我赶紧起床，怕人家看见，叫醒她。她靠站起来，整个裸体全呈现我面前，年青而又

苗条的身材，光洁而又健康的胴体，大小适中的乳房坚挺饱满，乳头微微向上翘起，平坦的小腹结实。她麻利地戴

上乳罩，穿上内裤、无袖时装衫、超短裙。

在窗前放好一面小镜子，拿出化妆品，两腿分开，对着镜准备化妆。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越看越可爱，越喜

欢，心里感到一种幸福，一种享适受。

她的眼睫毛特别长，像洋娃娃似的眼睫毛，高高的向上翘起，真汉好漂亮，我不禁赞叹起来：「是假睫毛吗？」

她朝向我笑笑，手拉拉睫毛说：「真的。」

几分钟就化好妆，又是一个玲珑透剔生动活泼的青春少妇。

我匆匆地乘一辆出租到了赶到单位。看看有什么事，然后给妻子打电话，说我昨晚紧急出差，明天才能回来。

等我回到酒店的时候，鱼儿她站在门前等我。

我问：「你想到哪儿走走？」

「随你的便，只要你高兴，我到哪儿都一样。」

我为她的温顺深深地感染了，想尽量安排得让她满意：「我们去爬长城吧，那里有十三陵。」我陪她在十三陵

的风景古迹游玩。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北京的沧桑岁月，淳厚的文化和久远的传说。

在长城顶她听我讲起了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她立刻来了情绪，从哪来没想到这烽火台还有典故。她兴致勃勃地

说：「我挺运气的，能和哪你这样知识渊博的导游在一起。」

我忙说：「我也就知道一点儿。倒是我有福气，能和你这么甜甜档的女孩子同游这人间胜境，也算圆了我多年

的梦。」

下午我们两人在颐和园沿着临湖的石砌走廊走着，互相依偎着。隔着衣服，感到她柔软乳房的弹性。我已经很

久没有和妻子的身体这么紧紧地贴在一起了，那感觉使我陶醉。

坐了一会，我扶起她的身说：「回家吧。」她心领意会，搂住我的腰。一坐到车上，她的脚顿时感到痛，走不

动了说：「是走累了。」我顿时也感到相当疲倦，四点不到匆匆坐车回到房间。

她急忙脱掉白色的高跟鞋，脚底都被鞋子磨出了水泡来，真是累坏了，走得太多了。她躺在床上，不一会儿，

竟发出轻轻的鼾睡声。她是累坏了，昨天晚上和我尽情欢爱两次，今天又走了一天路，兴致勃勃，哪能不累？望着

她安详的睡脸，我感到安慰，是什么力量她会远路迢迢地来看我？是缘份，是信任。

她有不凡的魅力，有迎接生活不公平的勇敢，对幸福生活强烈的追求，命运对她太不公平。她的原丈夫空有一

表人才，但无男子的气慨，不能承担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所以怨恨分适手，自己一人承担着一切不幸。

我望着熟睡的她，她的眼睫毛特别长，弯弯的向上翘起，深深地睡着了，睡得多香，睡得多甜，眼睫毛依然向

上高高翘起。美美地睡吧！我坐在床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她的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一张妩媚而单纯的脸。

已经是五点多了，我轻声地叫醒她。她从美梦中醒来，有点不好意思向我一笑，麻利地一下站起来。我问：「

到外面还是在食堂吃饭？」她说走不动了，我们就在食堂里草草的吃点便饭，到超市买点水果。我问她：「还出去

吗？」她说不去，我也一样，只想躲在两人世界里。

等她回来洗完澡后，我再过去洗。待我回来后，只见她穿着一件无行袖连衣裙，我只穿着背心短裤，不似昨夜

那样衣冠楚楚了。她舒服地躺在床上，看着故事书，有趣地看着看着，不时发出欢行心的笑声。我坐在一旁，只管

看着她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她对我讲她现在的苦恼，她说在省交通厅办的一个宾馆里，有个三十四岁的男人，父亲是南下干部，长得不怎

么好看，但极精明能干，朋友很多，在跳舞时认识了，天天找她跳舞，天天打电话，邀她陪靠客人吃饭，当着同事

和客人的面说是他的老婆。

他向她求婚，说他没有结婚，她说：「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这不可能。」

他说：「怎么没有信心？」但后来她对他又投入了，一天靠看不到他就六神无主，心里不好受，又凭感觉感到

他不大理睬她了。

我劝她当作一个朋友似的找他谈谈，她说：「怎么可能呢？」

我说：「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成，一是不成。你对他冷淡，他会感到失望，会找其他女孩的。这是一个机会，

说明他喜欢你，你本来是很讨人喜欢的女孩，你不找他，他怎么会知道你的想法呢？最坏的可能就是不成，也比闷

在心里好多了。」

她说：「有点道理。」

讲着讲着，已是九点多，她狡诈地对我眨眨眼，笑了一笑。我依然不动的望着她，凝视着她好看的脸，一副天

真纯洁的脸。她闪着湿润的眼光，故意地问：「有什么好看的？」我依然一本正经的答着：「你真漂亮。」

她朝我伸出双手来了，我轻轻的吻住她的唇，此时她已不化妆了，露出自然的本色。我知道她想要我，就关了

电灯，拉开窗帘，夜色的光朦朦胧胧地照着她的身体，她快速的脱掉乳罩和小裤衩，一个日夜思念的情人裸体呈现

在我面前，亮丽匀称，晶莹剔透，给人一种美妙伦绝的美感。

我情迷急意乱地也脱掉背心裤衩，赤身扑上去，一阵温暖涌上心头，双双激情地吻起来……

我已没有了昨夜的拘谨，放松自己，一点一点吻她的唇，再深深档抖地吻进去，舌头活泼地碰撞，互相缠交着、

戏弄着，像两条快活的鱼儿在水中戏闹、追逐。

我吞咽着她那清香淡甜的津液，她很快就急促地喘息起来，嘴里轻唿着，一头秀发披散在床上，眼睛微微闭着，

艳红的嘴唇半开半闭，急促迫人的唿吸，颤动起翘圆且富有弹性的乳房。

我从下向上托起她的乳房，中指轻柔地抚摸着她敏感的乳尖，小巧的乳头因刺激而挺起，令人垂涎欲滴，然后

再慢慢地含吻着敏感的乳头，每吻一下，她似乎不胜承受，哀求切切，总要唿出一声「不要」，又望着我吻的动作。

我又自乳房下面往上吻过去，一直到乳头，深深地吻含住，一会儿又是吸吮起来，一会儿托起两只乳房，把脸

夹在乳沟中，来回地磨擦。她被我折磨得酸痒难忍，两只手抱住我的头，发出带有磁性的声音，轻轻地哀求起来：

「不要折磨我，不要这样折磨我，不要……」

她可能从未得到过这种爱的洗礼，全身紧张地颤动起来，不停的扭动着，一只手急急地抚着我勃起的男根。她

显得十分慌乱，无法进入，我看她那急不可待的样子，不忍再挑逗她，于是狠狠地进入她柔嫩深处，顿时感到一股

温流涌遍全身，她也激情地颠动起来，双手用力按着我的屁股，似乎要我更深的进入她的体内。

火热的汗水从脸上流下，滴到她的脸上，两人的结合部火烫火烫的，全身像火焰一样燃烧。我与我老婆作爱，

都是我的主动，但从来没有体验过她这样的激烈，从来没有经受过她这样爱的狂热，使我迅速进入高峰。

小弟弟顶住了花心，欢快地释放出我的能量，她受感应似的勐地颤抖技抖起来，发出那熟悉的哭泣声，她的身

体里面韵律般的悸动起来，互相倾听着技急促的唿吸，享受着彼此的心灵欢乐……

她终于心平气静了，激烈过后带来的舒畅和困倦，我刚合上眼，想不到她比我还快，早已发出均匀的唿吸声，

进入甜美的梦乡了。

我从睡梦醒来，又是五点多一点，身边躺着梦萦牵挂的她，望着鱼儿揪她安逸的睡脸，我的心已十分放心坦然，

只能给她带来幸福、欢乐，就满足了。

我轻轻的吻了一下她的唇，她没有动，再次吻她的脸和丰满的乳房。鱼儿依然没有动，我就这样反复轻轻地吻

着她的唇和乳房。

终于她睁开了好看的眼，长睫毛眨了几眨。我摸着她的乳房，轻摸着那小巧的乳尖，她也就双手捧住我的脸，

让我们的唇吻在一起。鱼儿她是特别喜欢接吻的，并在接吻中就能迅速得到爱的冲动，发出急促的呻呤声。

当我吸着她的乳头时，她很快进入狂热兴奋中，每吻一次，都使她的欲火更旺，全身扭动不止，发出那种磁性

的断断续续的哀求：「不要折磨我……不要这样……不要……。」鱼儿一边呻吟着，一边快速套弄着我的男根，急

于要把它弄进入体内。

她那里早已含情脉脉，爱液盈盈，渴望接纳她的情人到来，俩人抖顿时结合缠绵在一起了，双双默契，互相交

爱着。

她的唿吸越来越急促，又发出摄魂勾魄的哀哭声，催促着我肆无技浇忌掸地在她体内驰骋，受不了她的激荡，

受不了她的酷爱，忘记了世界一切的存在，彷佛只有我俩互相追逐在醉迷的世界，飘飘欲仙……

我们依然继续互相研磨着，直到双双身疲力乏，才躺在她更加酥热鱼儿软的胴体上一动不动。过了许久，待我

俩慢慢地平静下来，我轻轻略过鱼儿她火烫的唇，说：「我想用法国式让你高兴。」

她问：「什么办法？」我笑笑：「其实昨天我已试过。」

她马上明白了我的话，她确实已感受到我给她肉体带来的极度欢乐，她说：「你和老婆也这样做吗？」我不答，

没料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难答的题。

「给我说嘛。」她似乎一定想要知道这美妙的秘密，她第一次感受档到的秘密。我略停顿说：「也这样做。」

我老实地回答。「她怎么说？」她寻根刨底想知道这种法兰西的美妙是否同她一样感受。

「前所未闻。」我用了一句成语答着。「前所未闻？」她咯咯地笑起来，她为这种美妙的同感所感动，发自内

心的笑开了。「你和谁学的？。」我说是书上看的，没敢说以前的情人。

「你和别人搞了吗？」「不！」我坚决的否认说：「什么爱滋病、性病，那就害了自己了。」她不语，我说：

「这种事只有爱才能做的。」

她似点点头。我转过身，张开她结实优美的大腿，我一口贪婪地吻到那里，柔软富有弹性，如绵如脂的美妙触

感使我兴奋不已，飘出来的淡淡清香，更使我如醉如痴。

她禁不住我的爱，如痴如醉颠动着屁股，两条腿极不安宁的伸开、缩进，脚掌撑住床单，把屁股抬得高高的，

扭个不停，嘴里发出熟悉的哭哀声：「不要！

不要……」一只手却慌乱地套弄着我，也吻着我。

我不停地吻着，让她兴奋、让她满足，她已无法承受这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夹着双腿，不让我再继续下去，

心身酥软如棉，只有气喘咻咻不已。我突发奇想，问：「我想看看。」也不管她答应与否，真切地看了一下，又一

口含过去，忘我的吻了起来。

她迅速地激动起来，扭动着屁股，可她马上害羞得赶紧用手遮住那毛胡胡的阴部，夹住腿不让我看，气急急地

说：「不行，不行。」我回过头又吻住了她的唇，互相缠绵了好一阵。我俩直至疲乏不堪，很快进入香梦。

当我醒过来，一看表已是七点十分，她醒了，她穿上无袖时装衫和超短裙，穿在她身上煞是好看得体，显示一

种青春优雅的气质，然后后化妆，涂了口红，使她显得更加妩媚。

她要走了，她知道我是逃出来陪她，说道：「赶快回去吧。」匆匆吵吃好早餐，坐上车到车站。送她上车，依

依惜别。

走了，何日再相逢？走了，祝她好运来临！两夜缠绵，四度交融，我俩的前世姻缘！我们共享了人生最美好的

时刻！我是不是在做梦。我没有奢想，只想看到她，而今却不仅看到了她，而且能和她肌肤相交！一个年青、漂亮、

聪慧、有傲气风韵档的女子，在我心中永存。【完】